

冲谿集
禮



10988

沖谿先生集卷之九

樵李彭輅子般著

書

與友人論詩

頃丈與僕一再論詩慮其師心自用不肯追逐時好故懸之大觀範以宮徵誨益甚深顧有一二未盡敢畧言之夫詩者人之情性也人能無詩其能無情性乎然而巧拙視其才污隆乘乎運異同隨其識興廢緣之遇均是言也而巧者

彭比部集卷九

一

二十

常豐拙者常澁澁者不足豐者有餘昔之傑然名家卓犖瑰異每一篇出令人頤解神怡者盡天所篤也譬則騶褭駉駉生而自有千里之姿彼駑蹇下駟縱欲騰驤蹀躞卒於疲汗顛蹶却而不前則才固限之也詩發於謳吟文之韻而成聲者也聲之動在人而噓之吹之拊之盪之橐籥於天地天地之氣噫而爲風其聲春溫而秋厲天地不自知也故曹劉王粲之藻蔚不能爲枚乘蘇李之渾璞二陸顏謝之雕縵不能爲

建安黃初之蘊藉齊梁陳魏土宇偏安其氣崩裂而不完其詞剪裁而纖碎若有使之者而作者不自知也唐自安史之變干戈雲擾而正聲以漓已而方鎮逆命皇靈匪赫而音節以靡其鼓籥運橐隱隱宇宙之間司其機軸非作者所能強所謂世隆道隆世污道污也評藝事爲雕蟲小技謂王楊盧駱爲浮躁不任爵祿者皆耻其不能而肆其喙以相媚妬夫何足以溷牙曠之耳至於元禎優杜劣李而韓愈氏非之李扈

彭比部集卷九

二

三三

厭崔灑之輕佻而太白嘖嘖不容口劉長卿哀然中唐之冠而秦系欲攻以偏師殷璠譏其思銳而才窄白居易不見重於時輩而雞林宰相賞購千金若此類爾予我盾甲可乙否紛綸而莫之一廼繇其智識之懸殊非知音而故嫉也夫識者一人之鑒裁遇者當時之好尚初唐之變而爲開元天寶也盛唐之降而爲大曆也中唐之又降而爲建中開成也邈其初必有名公鉅卿揭標樹鵠於其上而學士大夫位在

風者翕然欽挹而樂爲之趨或高材盛名之士
援朋締黨以同己者爲是而後生覓門庭問蹊
徑莫不附多背寡捐故就新又或南宮主司柄
文衡以低昂群彥而覬進干祿之徒率掇其中
選之篇用爲築瓊所以唐之詩格寔卑寔弱而
日流於下職此也夫六朝雖曰綺麗而陰何庾
薛十數公傳而彌永者其風神高俊不專雕鏤
句字之末故古法廢而古意存猶良金躍冶而
出曰我必爲鏤鄒者也虞世南魏徵楊師道等

彭比部集卷九

三

三十一

之在唐引而漸入蒼古半爲子昂之先驅彼以
青黃黼黻爲六朝金玉珠翠爲初唐者誤矣盛
唐渾脫變化不相沿襲賦其所見物無遁形意
未到而詞已屬不暇鑿元始之竅也雖風神稍
刊而興象攸寄中唐有弗逮焉大曆諸賢清新
雅飭意趣傾吐而漸涉色相不得與語上乘矣
况晚葉之季流派岐雜剗精鏟采其繪景也不
勝逼切其抽辭也得於鍛鍊旣乏空曠之觀復
昧天然之解力欲增前人之所未備而不知愈

精工則愈凡近也乎夫此四唐者詳其軌轍則然而要非所以論於詩之外也總之本於情性而能融洽以宣之與詞條相映發其冥然淵詣而快心自得者百世不能掩也故曰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而以代置論非知言者也今之爲詩者饒宋之謬洗元之濁而確然以唐爲歸嘉隆以來一何先鳴擅場者之衆也第謂之與唐比隣則可其能入彼之室而與之綰帶共席者幾何人哉何者唐人之爲詩也真以己之工拙爲

彭比部集卷九

四

三十一世二

愛憎不以他人之愛憎爲工拙而今人驚愚震俗急人之我知故唐索之淺今索之深惟深也以淺而妙者爲敝帚矣唐取諸平而今取其奇惟奇也真詩湧於吾前忽而弗覩矣故知術業有專攻而畦步之差頓成燕粵也且擬不似爲似其說出於仲默而實非仲默以有求似之指夫以有求似不爲優孟之效孫叔而已若不似之似則超象而入於神離力而躋諸聖言之至者也今之不似者其果似也耶吾文慕李于鱗

而尊向之夫于鱗之撰誠雄矣峭矣瓌矣偉矣
其才萬人敵其體勢近代未有其樂府古選既
上薄漢魏而病于襲若七言律每于高華絕響
之中不免着運奇之跡迨宦浙已後其詩已將
化而溘焉逝矣英雄蒲前途許獨據中原尸牛
耳之盟乎哉蘇子瞻云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
同於所生惟荒斥之區彌望黃茅白草介甫文
非不善病狂喜人同已故蘇之與黃大非臭味
而子瞻亟稱山谷與少陵同者高岑與之異者

彭北部集卷九

五

三十一

王孟而子美竝褒焉無淄澠茶薺之分故皎然
倣應物之體贅捧以謁而韋不謂善明日錄故
藁呈之而韋乃大賞許葢才分異稟人不能以
兼長儻規規強襲其言而神魄牴牾不相中卽
抱萬鎰之珍終非已物故得不似之似則必以
不同爲同矣仲默朗語亮節凡搦管揮毫者往
往羨其爲美而惜年之弗遐美而未至今也拔
麤豪沉着步趨少陵之獻吉壓於其上天下其
誰信之今之爲詩者大較江南尚色澤有佳人

曼冶之風致齊秦主氣骨有壯夫慷慨之襟度
其囿於土風一也自仲尼復生不能撻而求其
同而亦幟其間一予一奪要以氣骨之適上爲
勝於是聞者譁曰音樂之感人而娛耳在絲竹
之要眇不在金石之鏗鏘兩相持不相下也僕
所貴知我雖希而故吾自在生平有采真之思
每自喜去詩不甚遠與其躑躅而邯鄲無寧安
於壽陵之鄙態乎文宜細摘瞽言而詳教之

與友人論樂府

彭比部集卷九

六

三〇九

適示盧生鳳皇從佳雛篇意以名下結撰覽以
迴還乃篇中一不道及題面與國風鳩鳩將子
之義悖矣若無取於佳雛則直名之曰鳳皇篇
有何不可且其言曰滄海可竭卷石何多一射
飲羽精通則那咏虎耶精衛耶鳳皇耶金僊馳
獅靈霧徐開此乃獻壽語如古上雲樂之類可
用之耳又其言曰珠液既瀝名挂玉清綠筋紫
腦命爾長生與鳳皇了無關涉意者此鳳皇當
德衰之代降爲玉母三青鳥邪雖云大家之言

波瀾橫出溢溢不拘但恐如黃河未經禹疏未
通九道任意衝決闕顧屋廬畎疆矣盧生是作
多做太白太白擬古樂府題甚富多有發前人
所未發者子美往往自製新題隱其所短未能
踵武魏晉與東山居士爭衡也然僕每諍玩李
作如公無渡河古人只四句道盡太白猛費力
氣卒不能越其範圍其擬楚騷如遠別離不用
騷語而興寄玄渺誠爲可諷至於鳴臯歌則語
意凡淺直靈均之下乘耳風氣漸移音節日下

彭北部集卷九

七

三多卅二

縱有命代之才往哲却未易凌躡也古樂府如
臨高臺以軒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
翻諸語爲徐廸功所稱者太白集中有之乎至
如魏武短歌通篇雄渾宏肆結語山不厭高海
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雖置之三百篇何
忝其他則碣石篇龜雖壽善哉行苦寒行與魏
文之善哉行臨高臺思王之竦篔引桂之樹當
檣欲高陳琳之飲馬長城窟皆直吐胸臆明切
事情若淺而深若近而遠名爲樂府似可以追

十五國風之後塵晉以下雖陸機左思亦未能
窺其堂奧况後賢乎自科目文興詩學放廢今
人見李白騁鶩跌蕩氣象動人遂以爲樂府正
宗而不肯仰稽遠覽可惜也世言取法乎上僅
得其中虛生其齊人耶知有太白爾已然又止
套其叅差句節而不知言之各有攸當則亦里
人之効西子優孟之肖孫敖舉止稍似而神不
偕來也僕舊聞盧爲北地博聞士嗜古而不屑
今律意者入吾嘉謂秦無人而信口酬應不自

彭比部集卷九

八

三〇〇九

檢約乎抑其所作古體將如畫工畏圖狗馬而
喜圖鬼神以昧時目駭俗觀也單章片簡未可
槩其平生偶感樂府古音寢以難復故一發于
此然此論狂恠微吾兄其誰與言而爲樂府膏
盲地哉

與友人論讒

夫縱反間設讒毀怨家之常技也彼市必無虎
曾子必不殺人乃合三人而言之也市若有攫
嚙咆哮者矣語殺者踵至也不免投杼踰垣而

走矣故人言之繁使市人不能必之於其目慈
母不能必之於其心而况玄駿難明者乎說者
乃曰讒言止於智也則非也僕謂惟智者而始
信其讒何者囿囿洋洋之狀模寫昭燦宛焉在
目則公孫僑有拊手而應之耳向使讒聞不易
行則尹吉甫者西周之賢佐也而其子伯奇何
以履霜而馳野晉獻公之立國殆幾乎霸而冢
儲若申生何以自經於新城樂毅廉頗功勳卓
偉一時將相無能爲役而何以一奔趙一逃楚

彭比部集卷九

九

三十一

哉蓋讒不獨以巧入愚尤能以情眩智僕故曰
惟智而後信讒也且夫一句之詞易其一字則
聽者怒一條之語易其一句則怒者猛又或實
有是言而傳之者不詳其肯綮不白其意嚮亦
能使人裂眦而髮上指故書以傳寫而集魯魚
亥豕之訛言以傳達而盛溢美溢惡陰陽黑白
之幻故凡君臣朋友父子骨肉之際一或遇讒
遭間未有不踈斥顛沛而克保厥初者矣

上徐存翁師相

計自髫歲受知遽騰光價公車三上釋褐承明
所謂沐浴名言寵借顧睇者匪一旦夕于門墻
矣茲者老師感會風雲置身台右獨承簡注首
列端揆踐泰階六符之休慰薄海兆人之望鐘
鼎旂常於是乎在况辱筦庫羨忭何如但某東
海遊魚浮沉煙浪偶有所觸敢瀝其私曩時柄
國者一切鹵莽止爲身謀覆車不遠如昔所喻
夫琴瑟失調必取而更張之始堪拊操其間繁
音促節未暇縷舉姑舉一二極重獎竇爲智士

彭比部集卷九

十

三四

仁人所側目者錢神爲政苞苴公行清節謂何
而榮膺多少年輕率喜事不更之輩迺老成者
舊席卷巖棲銓品抑何混淆也有道之朝廣闢
言路而今屏抑摧挫至噤口結舌皂囊短氣恐
非社稷之福國家備邊萬里安危繫之安可使
債帥疲兵縻廩歲月長城一線岌岌有土崩之
勢東南田賦倍溢前朝幸遇承平兢兢殫力以
供國用邇來倭夷颺起占募犒餉百凡不經之
費他無所辦當事者扼腕而出下計猥云益歛

以濟軍興及冠除備撤仍復不汰守爲歲類陰
豪則肥民命瘠矣諸如此類計我師明慮所必
預籌不轉盼赫然更革者惟是左右明主翊贊
太平旦暮規畫中外改觀別有一翻清明氣象
黃星絳雲爛焉六字某也卽雲泥勢隔當于東
南閒外佇見之

上同年李石麓相公

不佞邀天之幸借武青雲于時獲奉色笑耳高
誼而目擊之暢然生平也惟公首對大廷雷訇

彭比部集卷九

十一

三五十一

電燿晉長詞林出入紫禁乃不佞斗米折腰日
夕伺人眉宇者十年而後還我故廬白雲幽石
其藉以丘壑老焉往辱溫諭殷殷尚稽裁答屬
有所思忽傳中朝特旨則明公拜相矣東海故
人聞之而喜可知也轉輾寤寐且慶且慮竊意
公之被寵甚渥而公之所以居寵則甚難脂韋
取容百方規合緣飾小材以憑藉其威靈而又
挾獨任之專以踞公上伺短長而肆爲伎與之
浮沉則隣於比與之異同則隣於矯互操兩軌

而衷其平委蛇割直時出而妙於應所謂寅恭
共事者一難也朝廷意旨扁闕淵停不數數示
人機倪契合則狎於魚水睽拂則擯於土苴以
叵測之恩威陽予陰排誰能自必而復出之以
奇中之英決嘖笑難欺曖昧畢鑿計惟有孤誠
朴忠懇懇一念可以固結主知所爲盡瘁仰承
者二難也在事諸臣自九卿而下愿慤貞亮之
士固多矜激詭隨之夫不少品格臭味如水火
冰炭之不相入故銳名者急於樹立偷安者便

彭比部集卷九

十一

三十五

於因循此伸彼屈甲可乙否彼其囁嚅於榷柄
元宰者第以假虎之威壓之耳下此一有注向
則人自爲議紛紛然競起而與之抗所爲輸服輿
情者三難也公甫壯齡驟登台鼎其華髮青標
英毅果銳之氣足以幹濟有餘而惟是揆機衡
勢以善其用從容和緩以異其入非必一旦有
所表暴於天下總之使天下易跡俟化上不疑
下不猜交口而誦令德社稷且嘉賴之福未艾
矣夫以公今日用其才則難而不急於盡用其

才則無難此故人惓惓之私儻亦備芻蕘之一
得乎

上張忝嶽相公

丁未榜出三宰相而天更斬於李殷兩公獨昇
閣下以天下之重意可知也旣而受 玉几遺
命輔艾冲 聖主巍然冠列孤卿之上無論天
下之所注仰不訾卽同榜後塵若僕亦幸太平
丘壑置此衰殘誠不願如昔者諸君之以三年
喪望閣下使一日離君去其位者惟是三年之

彭比部集卷九

十三

二百九

喪爲天下之所共有而獨五君言之 主上以
社稷計而怒拒之大臣臺省不惜異同而保留
之於是閣下幡然以安 社稷利生民爲已任
不三年服之苦次而服之官邸以權宜之術酌
經常之制賢者作爲固不可測但一時 主臣
上下若共去三年之禮而獨歸之五君然者則
閣下於此計必有大旋轉大張弛足以厭服五
君之心而與之持衡竝重不使獨擅其名于天
下至今未見也閣下誠有意乎則所稱旋轉而

張弛者無過自五君始當彼譁然上章稱引古禮過爲高論非必出于邀名特泥于綱常二字若先朝羅倫之望李文達耳然文達之待羅倫僅以提舉處之天下以是不深咎李公乃昨歲諸君杖之幾斃而削籍猶然丘里若諸遠戍則比去窮邊南投瘴海蠻夷羅鬼之使與居處之固爲過當不知此卽唐宋遷人藉以振聲名而到今者是閣下名處已以威權而實與人以地分也頃已改歲踰時曷若召之田間聽其受戟

彭北部集卷九

六十四

三十四

或處之閒散或投之雜職若解縉之吏目河州陽明之丞貴竹稍稍引還所謂恩以絕日爲厚而休休有容閣下度越千古矣更當知罰不嚴則名不震過不容則賢不顯故推轂光弼者汾陽之度量也引援希文者夷簡之智計也正譎不同而人竝稱之儻諸君者一旦不幸蒙冒瘴癘不勝苦寒而捐骨遐裔則國史野記誠不忍以衡保之賢而有殺士之累也僕素以懸名敢藉鴈行故誼一致忠告敢効望塵掃門之客日

貢甘諛營趨晝日之市所欲物在其中哉

又

僕退休窮餓混於土蠶蚤蟄天下事非所宜言
顧蓄之懷而欲吐閣下方恢張治理計泰山不
土壤拒也輒溷聽覽以爲無足採則耳憇置之
昔劇孟居洛陽吳凜不知用而山東賴以不搖
張元趙昊失意於中國而西夏每資其畫今天
下斫弛不羈之士扼腕瞋目希風塵之變者接
踵摩肩不可勝數莫若重武舉之選每省做文

彭比部集卷九

五

三十三

科之額會試合天下所取僅百三十人其應襲
武弁藉搏扶之勢叨褒錄之典及三得鄉雋而
銓選畢收者已具有時例至於編氓廝卒猶然
眇而忽之也茲擬鄉試五魁免其再比於鄉三
會而不第亦授以一階縱位卑祿薄不猶愈於
栖栖布衣乎會試五魁以鎮撫銜攝篆二十
名前以鎮總銜攝所篆餘則散之提督總師諸
府俟其才益著藝益精而疏列擢用之如此則
食藿之駒靡淹空谷卞泣之璧旋獻童華閭巷

徒步有干城之用矣黌校弟子之觚槩耀穎者
所在而有鄉薦旣難溢額請從例貢外更令三
年一行選貢簡而登之太學而兩京辟靡別啟
文場南北各試額取其百送部銓選彼繙經矻
矻童習白紛者寧悒鬱老牖下哉或者疑其頗
濫則請有以折之夫青衿之餼於公者盡科目
才也况數十拔取其一乃復靳一鄉貢乎宋於
胄子念其家世傳經而父祖有微勞也不教而
遂官之今驅而齒讓於成均漸以詩書叅以日

彭比部集卷九

七

三名冊二

月乃復靳一鄉貢乎漢人之貴亦未嘗有一日
之教而輒選爲郎名卿由之輩出今以菁莪棫
樛之雅薰陶而礪磨之其爲聞見博矣其於世
故諳矣且號曰天子門生自宜有所優假奈何
一鄉貢而靳之乎近時監生之籍已逾二萬往
往有席珍刷羽超乘而先登者主司以輸粟之
故匿其三十五名定額減其數奪以與人甚非
賢關養士意也夫培之以經術掄之以藝文而
稍寬彙征之途孰與納銀而補京秩俾高貲富

八翺翔鷓鷯露寵艷而炫焚華示人以金錯貨
賄勝於文章導人競富饒而廢學植不重傷國
體哉且孔曾談宰物整世之方首理財次用人
故爲天下計尤有急於所論人才者則甦憔悴
卒瘞之民是也東南民力之竭在宋則云今嘉
湖蘇松常諸郡困於苛賦而剝脂椎髓如頰尾
之魴逃畧之鹿者十倍宋也乃輕賦傍郡邑其
人負巖依阜有斬木伐竹之利有油漆藥蒔泉
葛之饒故便於徵銀此五郡沮洳波壑佃農之

彭比部集卷九

七

三十三

外他無可仰故便於徵米盍令其各供所有勿
責以所無此於國計無錙銖之損於疲人有响
味之潤一轉移流通間法易行也僕嘗頌漢文
帝恭儉玄穆數數賜民田租之半約已以裕人
賢於成康遠甚卽堯舜亦足趾美後之世主崇
論閎議妄意登三咸五之業何裨哉則漢時將
相大臣有若申屠嘉周勃灌嬰張蒼之屬所弼
違將美其賢可識也區區悃惟願閣下流愷
悌之化覃煦育之恩緣歷祚於苞華若夫陳操

切綜覈之說以智名勇功斬之門下者諒左右
不樂聞也

與同年李伯承

辱來翰反覆譚詩甚爲精確竊以鄙言論之選
詩化爲七言律古格已畢矣然沈宋以前尚未
全泥平仄要於本句妥適而已古意猶存也及
杜少陵出而傾吐直致無復醞藉錢劉語薄骨
細號爲暢達先輩婉厚之旨至此寢離波流演
漫淪于後代或崇險韻或專屬和奇難錯出甚
則限以八音噫詩道其厄乎僕才非刪述又世
無和我者姑漫諧俗調間綴優語無足觀也如
其恢復古雅請俟命世鴻哲與屈宋枚馬並驅
者非足下與元美伯玉諸英其疇望焉

與同年茅鹿門

不佞弟自白泉師處獨與文深相結兩人意氣
自以爲摩厲赤霄之上功名可立就不意造物
忌人浮沉散郎聊與稜陵山川駘蕩題六朝舊
跡於層崖危磯間竟躡躡歸丈握尺符纔一題

兵粵徼如馬伏波平五溪樹銅標故事能已暴
於天下而功不見賞隨之以讒用人若此使賢
豪之士何暇論繩墨外乎幸故吾自在而丈亦
得收奇於霄雲茗水吐爲文章間品史抄見其
餘伎茅君良苦丈夫擁萬卷書何假百城南面
哉第旣老田間絕不理家人事時時翱翔范蠡
湖與樵夫牧豎嘲弄烟月取自愉適新秋皓月
湖光逼人登樓眺望淮南雲中雞犬恍然在目
近况殊不惡惟有故人想耳聞龍谿王丈爲天

彭比部集卷九

九

三七

目諸山之遊茅君亦有意乎第且宿春糧躡其
後一驗景純龍飛鳳舞語亦快事也技能文論
各一呈覽所見合否不吝商訂諸容俟之武林
與項如臨

秣陵之遊何所見聞曾邁黃山人否昔表永之
以詩贈遊雲間還者其辭曰留都親識如相問
松江惟有四腮鱸意蓋輕秦無人也南雍才藪
四方英俊羽集波代其間烏得言無奇崛哉山
人新咏錄得幾篇能擺脫唐人脂粉說自己心

胸否此君有靈均毫穎非俗調可擬也昨晤馮
生某者道兄已還因知與居大都馮時義如干
將太阿乍離爐冶鋒銳不可撓信取科第之射
鵬手也久坐空谷蓬蒿中睹此卓絕大是快事
兄固秉九方之鑿者偶一及之耳

又

僕閉門却掃顓養性靈於柱下五千言微有所
見覺魏伯陽龍虎鉛汞之說爲支離勞攘其餘
諸丹家書盡謬妄贅厖情無大方玄流與之細

彭比部集卷九

二十

三十四

論也每念君家少嶽今之子雲曷爲縻秩京邸
耗金吹桂媧趨效轅下駒人生貴適志今乃自
苦如此郢人去矣運斤奚施惠子不遇莊生卷
舌殆君昆弟之謂也前月直指周君際巖過舍
以談藝意洽遂塵薦牘嘻若此君謂知僕聲律
之伎則可要未識予心也僕讀書千卷援筆萬
言縱未遽作神仙頗自飄脫瀟洒與塵世不帖
帖視人間富貴直鴟吻之腐鼠耳安用嗑枯推
較爲哉昔思質王公按楚見一異人能騰飛雲

霧來往諸山峰但不甚高迅王公誇以據權華
耀渠云皆泥土也又指所衣綺袍問之渠復連
云土土王公不悟其言末路竟罹隕首之禍近
友人賦于少保云萇弘藏血終成碧范蠡移家
却姓朱厥有旨哉僕見解如此不審高明謂何
新城歌一首田家梅雨四章撰句不工略具時
事奉覽

與念公西洲上人

造物忌才摩弄不測自古若子長孟堅鄒陽輩

彭北部集卷九

三

三〇六

其檣辭吐藻千古人豪動輒牴牾宜岸宜獄至
今扼掣可勝道哉乃足下實近之矣昨覩足下
詩大都出入於嘉州常侍之間卽令與大曆諸
彥旗鼓相當亾不目矚而辟易也者不佞坐炎
暑中輟晉魏而讀之悠然濯清冷也以足下才
稍稍業一編以希仕進安知不作賈長江卽不
然還吾衣鉢歛跡深山證禪那躡高坐豈不飄
然物外乎而竟以百六罹此患也睚眦見牴事
出非辜呼晷於天誰爲廉察令聞者歔歔而歎

寃哉不佞，縣力自媿，未能悲歌憤激如古任俠者流。乃石父縲繼，晏子脫驂，私心慕之。足下幸自寬不佞，當奮臂而前，爲足下發聊城一矢。

與周幼海山人

足下今之大傳臨川也，楷則宣示季直行草，則十七誓墓已下筆勢飛動，相生起伏妙不可測。我國家自枝山以來，僅見足下待詔一門不黥然落色哉。後有續襄陽書史者，公瑕其神品乎。僕一署題，欲託名手爲茨簷照映，非有輓轡載腕，仲將之耻，足下其勉爲彭生許之。

與同年王方麓

世塗羊羶丈，獨與白雲爲伍，便欲謝金閨而薄鐘鼎。其柰東山不起，蒼生望殷頃，從田間授節分鎮。嘉禾代主上，縮一方民命，而僕遂得奉顏色微棠陰，以自沾煦，無何丈以簡擢去，嘉人嘔歌之如思召公，而我輩同好尤爲惓惓焉。先皇嚴毅新棄，群臣中朝一切務以寬厚而惟者，獻之賴指日且大拜爲年籍光丈，雖志樂衡樓。

計不能爲烟霞奪也某老矣骨相無侯應自知
之日飲斗酒題詩百篇天壤間固能容我彭生
也如何如何間從坊間得窺郎君舉製射鷗有
技躍龍不難玄成經術其復見乎并以爲德門
慰興居幸無恙否北風之便惠我好音不必俟
青鳥啣來也

與同年徐達齋

牛馬走無似而以霄泥迥絕遂濶聞問不敢謂
無書抵政府也頃丈晉膺八座上佐昌朝振響

彭比部集卷九

三

三

年籍已覺照映丘里而存翁師尤從知好問彭
生無恙第則何脩而得廕覆公家如此且淹晦
山中罔希仕進而撫按諸公猥騰薦剡自溢意
表何足以辱拳拳惟是囚首呻吟終歲矻矻異
得一二微言以當古人不與草木同腐幸矣他
非所慕也

與同年李重齋

北發時辱珍翰讀之藻思津津刺人肺腑第謹
什襲用當晤對文自粉署外移淹歷歲序俗機

穢牘鞅掌勞形卽日提五彩毫播弄烟月乎而
蘊藉未展如神龍陸處濡沫一隅至于凌長波
躍巨浪躡層雲沛靈雨直須時耳幸母悒悒猥
塞好懷此枯壑智鮒竊相爲慰者冀丈以同病
受之

與錢懋毅

我丈侗儻慕義急人困阨不顧垂橐意氣與魏
信陵孔北海相上下而耽悅風雅賢彥踵至爲
之擊鮮比飢使人人滿意去懋毅名噪東南矣

彭比部集卷九

十四

僕嘗謂人不死而死有死而不死彼鯀生么
豎營逐羶塗目前若耀天日竟尺寸靡樹與朽
株共盡何益若乃抽奇剡藻焜耀簡冊雖千百
年後勃勃猶生也讀所刻臨江永州兩集競爽
猶之叔皮孟堅赤幟藝文而豪傑精英恍然在
人耳目間也自吳越令王開裔吾郡已來公家
兄弟最爲震赫而丈獨留意表章使錢氏行業
詞華流映後世此豈值以第五之名高視門內
已哉見示詩篇錚錚與仲文爭響湘靈餘韻計

得耳提豚犢此又不佞爲潤兒筆謝也

又

不見吾丈忽焉三秋此詩人以一日喻者則生之省想忡惓當何如也屈子之賦曰山有木兮木有枝思公子兮君不知惓惓之懷意此兩語得之舊友馬南洲從四明來善圍棋而銅屏壺漏窠爲巧絕生卽貧家缺不爲無魚彈舍中也敬爲先容瞻覲長者所謂不願萬戶侯而願識韓荊州者乎輒以片楫附之

又

彭比部集卷九

五

湖以筆重而王生某筆尤爲蕘林重僕愛其圓捷輒遣以爲諸郎君筆陣先登泥金得捷則于常值外別自有宋人謝筆例也

與門生焦伯賢

僕僅思豐芑未敢儼然據諸君臯比得窻前草不除可耳迺環橋門者無乃以不佞別是一樣人物乎更得足下掄文共嘯雖無彭宣後堂雅會亦足當鍾山玄武之一奇也數日不面焦君

便覺索寞首蒼齋頭有麥生風味歧予晤談

又

上元火樹攢天星河爲隱此時士女嬉遊舊京
繁華之景可知牛馬走作老博士向太乙老人
檢蠹書其若之何吟成青韶行一首想吾丈况
同之也

與門生余幼峰翰林

計昔四三知已聚首獨秋宇胡君讀中秘何家
寥也足下迺今取大魁蹇衣承明著作之庭匪

彭比部集卷九

三六

三五

直爲知者榮且幸斯文在君耳儻遠秣陵鬚眉
改觀自分捐棄向子平願未遂竟不得脫徙爲
五嶽名山遊六朝遺勝久寂莫而儻亦神情凋
謝付之夢寐矣山川與人常不相值假令謝庾
諸君而在登眺浮白當吟嘯時其謂我何所著
若于集將奉爲蓮燭之觀恐不足以辱藜閣張
山人來京真有所遇便鴻寄啟勉事聖君以遂
攀附努力努力

又

聞司業南雍是足下南面維桑而歌樂育猶之
宣尼反魯士不斐然乎哉僕恨長江衣帶之隔
不能飛棹一看雞鳴山色儻顧瞻四門舊館得
無念及故人乎趙大司成丰裁凜然天下之望
攸屬君幸墳箎其間非言謬及

與門生胡秋字翰林

曩白下驪遊時諸彥故多龍驤迺僕向人前未
嘗不口胡君胡君也者未幾足下讀中秘書聲
望隆起旦夕且大拜何至外補兀兀與逢掖生

彭比部集卷九

七

校也咄咄怪事不無駭愕存翁師亦嘗視學我
浙矣流風尚在足下踵之亦自不惡士子聞胡
君且至爭自磨濯軒車計何日可到曾面盛仲
交否此君才豪而猶賦子衿足下一念仲交則
內翰外臺何復較哉幸卽再逢天上故人一聲
二毛之感不澇及

與臧堯山太守

憶對光儀時鄙人尚韶顏也今髮已改素流暉
奔駛歎念如何門下才猷焜耀休譽隆起出爲

天子股肱郡展見生平下車勤勤卽以稽天大
浸爲小民倉皇籲控此松之人所爲合口誦舉
手祝者而吳中循良不在文襄下矣僕以聲什
自老冀爲休盛之鳴顧世與我已矣徒據地酣
歌放浪於窮巒野水間耳况棠拊分陰別自有
樂生之慶窮老亦復何恨乎

又

發春望塵忽焉秋杪方深仰佇更辱瑤函何身
處青雲而不忝蓬藿也昔陶潛於九日坐叢菊

彭比部集卷九

天

中刺史王弘使白衣送酒遂爲美談茲江溼秋
影序屬龍山方倚秋蘅臯而麴生乍念則青州
從事益列籬壁間矣輒詠悠然見南山爲舉大
白自謂與古人不殊惟是明公敵價什百江州
特野夫劣劣多讓彭澤耳尚圖調筆著之短篇
使我兩人光映前牒也

與壻沈瑞伯大理

大廷尉貴臣也所關天下事與九列共豈但區
區案具正當早夜怵心而不一息寧者也吾壻

恬談於物無所好歷官二十餘年家四於壁跡
此清白一致古人所難然而幹濟明時光輔社
稷尚當遵企臯益前謨如介特自賢而屑越世
事擁爐酒飲林壑宦途謂崇爵何且吾女持家
有條諸甥翼翼風氣日上吾婿可無內顧致力
官下僕老矣天不我將徒仰看屋梁榻管自解
僕雖內媿晏元獻實倚富公名業爲衰齡生氣
耳燕中寒沍珍攝自愛

又

彭此部集卷九

五

項侔北征曾寄一劄茲便附牘比之疏麻杜若
焉晴岳父母縮墨綬五載勤厲夙夜靜重不擾
與民相安吾瑞伯嘗知其賢而爲之游揚政聲
者晴岳亦數數稱瑞伯知已不休此行昌朝公
簡必得善處而吾嘉縉紳尤藉瑞伯齒牙爲長
厚嚆矢則亦勿剪勿伐之和音也

與項玄池

伏觀足下抱負瑰琦而能不失矩矱抽獨朗之
見流傳膾炙盡以爲桂林一枝也而鄙人孤賞

則獨見君於世故捨攘中凝然坐鎮從容紆石
畫而斟劑之涵渟屹峙殆如淵嶽誠名伐生貴
中之英英傑彥哉異日有定倉卒而振蠱壞幹
旋中外者必足下也鄙人困若原憲愁比虞卿
半辱泥塗半擠溝壑然四壁空囊而胸包五色
光焰烟爍恍映松窻卽鳧之短鶴之長橫意所
裁壹軌於度竊以爲自有一種過人意致足下
儻有意乎錚錚絲竹政不妨作協響偕聲耳

與袁澤門

彭比部集卷九

三

云兒

明公獻替禁垣爲公卿嚴憚莫不想望風采列
要階當事者豈以舊政藉藉多在雲間輒借分
符用慰士民歌德頌恩之意邪况日饌四鰓鱸
聽華亭鶴唳亦自不惡頃之且還我南陽召父
開府建牙可立侯也彭生豈爲佞哉

沖谿先生集卷之十

樵李彭輅子殷著

書

與同年楊椒山武選

曩文忠憤鬱勃請 尚方劍斬一悍帥不勝幾
死 詔獄忽收霜霆薄言西邁時僕方爲丈慮
不測得此佳問輒附書容城賀丈得更生而得
忠臣名世世不休也顧賀者未幾而足爲丈弔
則自 召起關中矣夫退而賀進而弔彭生無

彭比部集卷十

一

三

乃顛倒誠以豺虎當關攫人而食諸枉言路縮
舌不敢誰何我丈勁氣無前赤心未已而中懷
所積髮爲上指者又不值一延寧已也僕謂龍
鱗易批虎鬚難捺不見比肩共事者乎一當慎
伎背憎毀骨身首異處丈而長有青山自當免
此如或不然則此番向 闕丁未榜中有龍逢
比干其人者必丈也幸更爲嫂氏兩郎君地熟
計而進退之若僕者浮沉半生尚淹老博帖括
之暇日與玄武紅蕖爲侶宇宙逼窄無踰此時

終當覓鴛央一頃波縱其吟嘯耳

與同年王元美尚書

追憶計偕乘風破浪同舟共載從事公車無論
課業經生攢眉搔首卽揚扈騷雅相與按節高
歌不覺烈日黯淡清霜晝飛也時或分籌轟飲
我丈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至今夢想猶大愉快
已自聯袂看花便爾南北惟有神與往還稱天
涯比鄰耳茲蒼生多幸詔起東山借叅行省
畫浙水已西數十城而填撫之丈固天下才意

彭比部集卷十

二

三

所不屑不知自天目錢塘以至菰城樵李環繞
數千里間不啻獨被之以祥風別覆之以大疇
也者而况雅有宿昔窮老丘園其爲瞻望旌榮
不第如薛公故人已也卞山如豆具區如尊丈
以公暇吟嘯其間當令筆掃趙吳典句凌錢仲
文使彭生奪氣矣

又

念自雪水分携撫劍誰託惟有悲歌自憐送其
餘畧誠不知我之墜辰日盡而丈之功名日益

起也今文揆機攝要直踐斗樞爲舊京奠磐石
之安文章勲業爍煜宇內豈非千載一時白雲
司故不佞垂鞭信馬地緬憶鍾山青翠醮影太
平湖堤亦足當元美先生吟眺否比讀四部稿
直令往昔作者遜舍下風如排石衛尉房閨艷
姬名玩所枉而有未免篇秩太富米綃火浣世
不常見使人得衣之無乃使賈胡損價或謂語
皆獨造篇自爲意不能分去取耳昔伯牙善鼓
鍾子善聽丈得無薄不佞非子期也者而笑之

彭比部集卷十

三

與同年汪伯玉中丞

曩都門握手意氣相期傲睨作者居諸易邁杳
不知于旄之去我而幾更擢也頃丈授鉞開府
側聞閩事徬徨幸借威畧所指屹然四維此之
爲勲耀銘太常矣而嫉功忌能之徒從旁萋菲
竟何爲者賴天子神聖惠顧益深誠社稷之
福也不佞箕倨白眼世不我容一旦挂冠寄吟
山水彭生雖不得意乎廼節俠自喜狂態如昨
嘗屈指海內如我伯玉豪傑幾人哉讀丈副墨

度越漢魏直追先秦自足主盟中夏更知拍浮
鯨飲可盡一石而黃山飛翠時墮酒中舉以上
太公壽不猶踰于功而見疑抑鬱旌鼓間哉
聖明求舊追鋒不遠萬惟爲天下自愛

與謝茂秦山人

不佞狂生也從束髮時便知嚶嚶道古脾睨宇
宙隘若方隅目中殊不見有奇士也者曩自豫
章入覲接元美兄於都下則娓娓道謝君不置
遽欲物色邱中而馬首東矣悵快久之頃乃遣

彭比部集卷十

四

三五七

君於詩又遣君於俠伏讀五七言諸體大都壯
麗類大曆以上名家頓覺洒然心異嘆以爲奇
哉布衣中有此絕倒金馬門客矣君之奇不第
以能古文辭奇以匍匐涕泣向諸貴救盧生之
奇瓌行高誼誠所謂不愛其軀赴士阨困稱賢
豪間者耶頃更從元美匣中得所著次榎傳而
揚攷考竟輒又歎息以爲有是哉杯酒觸忌流
涕白寃始以懽入旣以悲出王子能言兩兩生
色然而盧之幸一時謝之聲千禩矣聞君家壁

立僕亦窮愁無能爲俯仰助惟是勤拳於中而尺一布焉

與戚希仲太常

吾丈善病所從來可知僕自分下里何當陽春往往任其故我不能沉思冥索作楚囚攢眉狀故葩藻未揚僅存丰骨然而疆餒如廉將軍健步無恙也吾丈句不輕發語必驚人閉閣抽奇繼以寤寐精氣磨耗謂當嘔出肺肝不但血去已也希仲希仲徒自苦爾屈指往代無論東京

彭比部集卷十

五

三九五

以下卽如添園湘累景宋兩司馬所稱千古人豪而今安在昔人謂區區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知言哉于時涼風颯颯空翠晴嵐茂樹深林花飛鳥語朋好夷猶撫景浮白自是生平快事柰何冥搜刻畫釀成癖也僕嘗著夢呂翁贈題一記錄上文雖伏枕一寓目焉便覺喉咽間嗽嗽甘冽氣爽神王或不減越人禁方也

與同年謝太東中丞

牛馬走顛躓險巖泥塗汨汨雖依劉御李之懷

敷而清塵濁水不覺情契自踈耳緬惟二十年
來吾黨如蓬分雨散日漸零落而巍然靈光者
纔三數公人世市朝間一何刷翥淹鍛之多岐
也年丈開府三吳威暢海外鎮靜休養人皆蘓
蘇有更生之樂松陵長水陰受餘波走實得麗
飲焉每自念身旣擯放生平未展借文墨見之
用以自娛且祿位容貌不能動人人安肯傳其
書况本荒陋無足傳者乎輒以一帙寄覽丈或
有當于意則爲僕當世之桓譚亦未可知也

彭比部集卷十

六

與沈勾章山人

三五廿

耳足下名若英韶在聽使謳啞哨晰暗嘿者久
之則不佞於足下是已頃知下偈懋毅齋中盈
盈衣帶水一葦可杭顧猶作未了向平而御李
不遑得毋嗤我爲轅下躡躅哉今海內號能文
章家輒意氣自矜狹中已甚不佞素有彌生之
癖卽詆抑時髦望門却走至于大兒文舉小兒
德祖其推服固自在也足下軼群之材橫厲諸
豪獨不得奏賦子虛給上方筆札快生平耳名

山未藏宣問六字如所聞對坐揮毫萬言立就
良不虛也不佞無公才而有公捷第詞多酬塞
動資覆瓿何時返棹郡中當釀鴛湖一石爲足
下儲十日飲

與錢懋登

去冬薄遊辱招飲山寺擁爐促膝不知窻外之
有飛霰也歸臥蒿園門無二仲彌年編輯僅成
數種幾欲鼓舫訪戴訂所得失而聽居諸之邁
殊爲惋然每念門下文倒峽而注飽穀而發大

彭北部集卷十一

七

非口耳勦襲者可擬造物者固自有意不終令
闕抑也某兒初遣筆何事謬加褒寵昔勉齋之
父禹爲時聞人而勉齋之學乃得之紫陽始信
鑄金合屬大冶茲鄙悰之所懸跂耳

又

讀文試卷橫肆溢溢卓儻不群學使以奇氣賞
之知言哉僕更心惟吾丈當強仕之年而文思
詞波與弱冠少小者相騁厲若倒囊而出瀉峽
而下則後生望之絕塵辟易不相逮也吾聞天

道窈窕而有信績學如丈必且高騫絕翥而取
危科爲學者左契用慰老眼也豚兒久瘡雖愈
而精力未復記讀頗少殊憂之然語之以文章
甘苦利病亦大自領畧不識能副丈拳拳否

與澤公冬溪上人

頃聞掩關趺坐繙閱龍藏黜聰墮體解悟靈機
恍然與諸祖叅對還視疇昔招邀吟侶貌物奏
情藻韻翩翩動盈卷帙一掃之矣不佞身慙居
士未解禪那竊以爲此心應無所住卽色卽空

彭比部集卷十

八

何喧何寂凡凝真入定榻管揮毫皆法乘也何
如何如雖然不佞日坐苦海爲顛浪所汨便欲
撇離假合邀惠慈航回覲本來墮落旣久惟師
三昧由心俯照導引則宿根猶在皈依有日耳

與屠長卿儀部

曩讀由拳集便知海內有屠君長卿猶然漢長
卿也不佞雖老且鄙亦欲繆結殷勤第不願驟
以千牘從吏貴遊間刺滂滅不肯投也今足下
以讒見廢廢何足爲名達虧損平浪風波白日

慘淡嫫姆環立齟齬蛾眉猥云文士無行則請
直批其頰可耳所美者豺虎當前譚笑自若左
手握麈尾右手著離騷衆鳥飛盡孤雲去間遙
想風襟殊勝橋僊夜郎時也卽此便足千古乾
坤許大不朽事業豈刀筆吏稍稍建豎如蕭曹
者得而獨擅之哉東海狂生日事巴人語自娛
輒以一二上足下有意其人乎幸不惜以照乘
報之

與項子瞻上林

彭比部集卷十

九

我文崇孤竹周原之誼惟積鏹而去之友于介
特矯矯不群矣而操觚染翰更有足多者無論
聲歌沉鬱雄壯與貞觀永徽諸子竝轡齊驅每
臨池捉筆直欲差肩蘇米伯仲松雪種種色飛
誰謂徑寸筆不能了千古事業而上林一官反
足榮艷耶夫富貴等空中花倏無倏有丈業已
麾斥不費而乃染指斗升津津如咀梨之味何
哉將隘曩時子虛必欲耳目 天子苑囿直奏
上林賦耶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持後之難

也宦雖有味第宜淺嘗官舍庸歌彈缺乎幸丈
自愛毋逐風塵竟忘素心久要也

與李伯遠

曩於郡館聞所誦歌行頓剗激昂跌宕飛舞真
若鞭赤虬響蒼螭而上下於彩虹碧落之間門
下其青蓮後身耶臨安友人范希益聞僕賞諷
不覺御李情深欲盡發門下武庫之藏一自證
其生平所作而烹砂伏求之說計必更有當於
丹鑪密契也幸進而兩試之

彭比部集卷十

與錢淵甫

每覽菘菘被野蘭杜盈汀疇非所以動公子之
思者顧老懶杜門無能數對顏面耳賢嗣穎發
天授瑰璋信風雲六翮具也然才必有隣庶資
百朋之益則許生覺吾足分郎君半席者此生
異才奇抱殊有鳳毛儻不鄙曹丘舌乎而禮致
之不佞且爲兩家賀得友而自賀其言爲淵甫
重也

與錢長卿

足下吸納雲霧大是神物而爛燥變化指顧鵬
際曾區區池沼得煦沫之哉昨覩大篇品貴格
高居然先輩惟是王唐鼓吹足下接響儻具隻
眼必有賞音聞辭家遠俗結社道園足下之志
可知且堂名一枝已應郤生之桂地日南宮先
符省擢之期此亦君家故物造化若爲之識告
耳更聞探韻臨池昆吾寫玉種種入神則足下
不朽者寧惟在紙上功名已哉

與吳默泉

彭比部集卷十

十一

元生

念自舊京拜違旌榮萍踪岐隔積有瞻依蒼頭
自毘陵歸重辱緘翰溫若陽春之被枯槁雖樗
材臃腫勃勃有生氣也台下受知九重晉階三
獨緯六符而成化酌一氣以函休上應中台下
括河海均統之業何其偉歟且櫨樽兼哀瑕瑜
不棄凡足器使莫不飛揚况辱維桑而心期自
樹若某者乎其爲喜起實踰倫常敢集鴻飛用
伸雀忭臨臧無任景企之至

擬書

擬陸龜蒙枚岳武穆上張魏公書

某聞猛獸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國有謀臣強鄰側席而坐故漢文帝聞趙將李齊與匈奴戰鉅鹿下每飯不食鉅鹿及馮唐稱頗牧之賢則拊髀歎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馮唐因推而進之言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近塞上功幕府差六級不相中文吏以法繩之文帝卽日令唐持節赦尚拔之徑犴之幽委以符竹之寄文帝此舉天下頌其明而馮唐

侃侃之譚擘焉輝映青史闔千祀不磨茲岳飛之爲將跡其干城捍禦雖未頡頑於頗牧殆亦我宋之李齊魏尚也伏惟足下蘊倜儻不世之才荷雲龍股肱之遇爲時宗臣鉅工資地譽問軼魏尚萬萬遠甚故某爲飛匍匐稽顙敢以狀求通於闈人忘其螻蟬之賤甘墮湯鑊之誅而弗辭焉秦相國之於飛非有刺骨之恨睚眦之隙犯顏之釐田吳之爭也據告訐者譎張鑿空之誕囚而訊之顧獄經久而辭甫具牘雖列上

而未嘗叅聽槐棘聖主未嘗顯言戮之相國躊躇猶豫以需僉謀旦評之所定不鹵莽造次泥成案遽殺飛也飛之且歿且生正呼吸俛仰間一機會設於此際得一直諒之士若吉甫之左右乎張仲表盜之陳諷乎申屠者婉曲解救調護其傍飛或可以無歿柰何中外勲舊性不喜飛者口噤而不肯言縉紳之彥明知其無辜則曰飛一武弁此不預吾事袖手睥睨而不能言介冑之長與飛竝列者懼名涉黨與褰裳濡足

彭比部集卷十

十三

三

於胥溺之波駭駒首鼠踟躕喑啞而不敢言天下之人其誰言者足下殄平江之寇夾虞淵之日萬乘阽危而奠之泰山勲伐巍巍南渡以來功臣無兩固聖主之所親信相國之所敬禮而交驩者也足下不言誰則言哉某聞上宰秉樞猶以一轂受輻萃車之用將帥百執事猶輻之駢轆共進而承轂之運也故淮陰剪魏夷趙襲齊之臨淄而覆之彼其追亾而汲引者鄧侯也營平紆屯田之策曠日持久而先零羗卒以權

裂彼其主議而維持者魏弱翁也淮陰營平不能自底厥功乃其功固歸之鄧侯弱翁矣飛偃城之役用背魏八百破兀木四十萬衆豈飛之力哉仗賴聖主神武威靈足下發蹤指示秦相國宅中運轂付飛兵柄左右麾而驅使之也然則飛何敢自以爲功迺其功固歸之相國而次及足下矣飛勉效犬馬所建樹讒者尺寸而一時武人多嫉其功能偶或羊斟不屬私懷怏怏居飛無事之日周旋獻諛闕於規誠迨飛遭讒

彭北都集卷十

十四

三

構訐則義非喻訛四面唱集學士大夫不諒飛之肝膽觀其賞釀罰峻執古司馬果毅之法從事於隸章旗鼓不少借輒目飛暴橫隨聲而附和犯謗書累篋文侯致疑訛言三至而慈母投杼走矣此相公所以未暇參伍詳覈而倉卒受之也足下心協於平衡言重於九鼎誠能被竭誠款以一亟致之相國白飛之寃表飛之無大罪惡相國覽之必以足下之褒許爲華袞譏貶爲斧鉞赤牒爲三尺片語爲著蔡飛之白骨可

肉也審爾天下咸曰相國始也行法而不阿貌也錄功以準過恢恢蕩蕩之度卽鄧侯弱翁無以加足下培蔕人志彭闡國是令名炳烜垂宇宙無窮已昔李陵屈辱降虜貽漢室羞武帝憤之深咎之甚史遷乃盛推陵之功以爲提步卒五千喋血穹廬之境能已暴於天下不幸羈雷朔漢要欲得當以報漢其言張皇侈大激驟而不異故武帝斥爲游說佞遷於蠶室何者以櫻盛怒而批逾鱗也今聖主於飛無勇畧震主之

彭比部集卷十

十五

三三三

嫌無烹狗藏弓之忍知其才器而顯庸之因信吹叢譁而收繫之玄衷俞俞茂有芥蒂足下慷慨一蹴聖主將牖納而開寤嚮答而轉圜有不藉於詞之諄複者此與子長之愬李陵迥異蓋陵負罪不測而飛疵瑕窵駿漢武有成心聖王無私憎故也然某爲足下計惟先奏記台階而後從容論列於黼宸之前亦未云晚夫覆盆之枉匪辯曷雪鑠金之毀待諍始消足下爲御史不嘗彈劾故相李公乎方鄭瓊之背義也蒲朝

傾動造飛語以熒惑宸聰者何限獨李公疏云
鄴瓊以一夫叛去無損於中原財力無關於軍
旅安危而張某殉國之忠實可憐念於是紛紛
之喙遂息飛曩侍足下以論呂祉不合拂衣徒
步而還服喪廬墓足下高之優欵不衰弗加呵
譙今若努力伸救其議發於異已者聖主不以
朋比見猜相國必以至公悚慕故某所塵瀆者
欲以李公之盛美處足下也且使足下言之而
不聽則固有辭於天下而於國家能無負矣使

彭比部集卷十

七

三〇六

言之而聽是世倚石畫之老朝無冤濫之刑而
惟蓋所庇凡百有位莫不趨風而競勸焉某與
飛乏識面之雅虛左之勤見天下公議有枉敢
昧歿爲一祈請足下詢芻蕘采輿誦或有槩於
狂瞽之言否則某如林薄鳴鯛喁喁於畫棟雕
簷之畔直令斲從持竿逐之某有捫心却走而
已

飛之歿後不能救故
爲宋人補此一札

擬韓魏公論義勇與司馬君實書

琦分職扞邊圍競競陳力供務罔克報稱而君
實履左掖之署先文石之斑緩佩優游出入風
議商國是於巖廊之上而宣之下吏奉行於符
章介胄之間至清華也頃者君實畫議擬罷前
所刺義勇敢而還之里閭琦聞之慄然危懼憤
然不知所裁故敬以書獻惟記室者採焉夫物
不素具不可以應卒曩中國狃於乂安之久上
下恬熙不復知有羽檄烽燧之警亭障狗吠之
防而西賊驟起塞上數以敗聞琦猥蒙任使攝
官經畧之使馳而入境則戈朽矛敝將懦卒靡
徬徨四顧無一可爲抗禦者於是號召民間鳩
其壯子弟之願擐甲從戎者汰而擇之得七萬
人訓練服習曠歲踰時然後有所恃以制敵而
關右有金城之固元昊寢南牧之謀又范希文
之在環慶築大順之城營永平等十二堡琦與
希文共撫羗夷相與犄角牽制之於是元昊解
鞍休士設詭請和主上以佳兵爲不祥度此賊
狡黠未易以折箠而笞組纓而繫也乃俯聽其

請仍所賜國姓而重貽歲幣羈縻之君實見門
庭寡寇將以爲高枕無虞矣故有此罷義勇之
議也琦之愚則謂鴟梟不鳴要非鸛鶴豺狼不
嚙終異騶麟彼以辮髮椎髻之虜包藏禍心甘
言好辭拒足徵信特緣頻年轉戰將士倦於外
庾帑竭於內而我師列校所以增壘折衝者方
厚集而盛氣故斃焉屈膝俛首徼天朝賚予之
利而私培護其財力異日者反覆跳梁鼓其風
颺故態鳴鏞控絃而南下夫何難者琦於此時

彭比部集卷十

六

三十三

招募于旣散之後必疑信而不應幸集于呼吸
之傾則烏合而難使將誰與搴旗剗壁賈勇而
先登也譬之剪爪牙而責以搏擊斃六翮而期
之翻飛一方安危之謂何而琦之罪固萬歎莫
贖也且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試述鼂錯所次地
形兵事畧言之夫溝水漸車山林積石此步兵
之地也非健鷲疾走勝寒餓而耐霜露者弗能
支平原廣野水草可依此騎戰之地也非習於
銜轡馬上爲家者弗可使川谷居間仰高而臨

下此弓弩之地也非穿楊射聲命中同的者不足用竹葦叢薈險阨相薄此矛鋌劍戟之地也非駢脇後臂遊刃若虛者不堪任以此數種者求之尺籍見兵之伍十不有一自義勇之集而此數者畢萃乎其中可以步可以騎可以決拾而引弓可以舞鋌而揮戟險夷異勢銛鈍異械攻守異便客主異形赴溪蹈火惟吾所欲用此殆得之豫養素教非一晦朔旦暮之積柰之何其罷而去也蓋天下有泰山之勢聖人以累卵

彭比部集卷十

五

三十一

爲心抱火厝之薪下而寢處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哲人所大恐也往冒頓單于用其區區蕞爾之國厲其一大縣革筍木薦之旅逐利乘勝震蕩憑陵至於攘却東胡詘抑中國其志願不啻足矣嘗一困高帝於白登七日不食士難數努然不敢犯屬車以一矢相加遺卒聽婁敬之約媾我貴王珍我微賂而去何哉則其志在于得材氣有極也今以元昊之雄自倚託跋昆孫志不嫌於旃裘之長闕土開疆劍社稷宮廟

建百官有司驚然僭竊據南面之尊似非冒頓者比君實豈以數萬金繒爲能銷其跋扈之氣而歿其飛揚之念置之度外哉夫爲天下國家不可以淺於謀而踈於慮也謀之淺則禍萌於所忽慮之踈則變隱於所不戒昔郭欽撰徙戎之論則匪茹而稱亂者已在畿甸之肘腋矣而晉武荒於湛酒盡撤州郡武備環數千里虛無人而劉淵得奮其劍栖銅駝於荆棘假江左以游魂始皇旣殄六國鋤豪俊遂隳名都大郡之

彭比部集卷十

十

城郭意以授兵登陴者無庸爲也而勝廣振臂一呼驅瓦合適戍蹂躪縱橫蕩然無藩籬之限何二君之思慮不密而芑芑泄泄也嚮使晉兵不撤秦城不圯則何有呼韓種落之蹶厥而暴興繩樞甿隸之徒狐鳴而王虎吃而羈者哉故曰其亾其亾繫於苞桑聖人慎未然之防此之謂也然則義勇何可輕罷也且此七萬人者藉其力以平汹汹而遽捐棄於寧定之日久聚而忽散以豐秣腆犒之渥挾續飲醪之愛而奪其

所依戀以投石超距之劇酣暢吁白之娛而離其所交驩使裸身而行腹枵而鶉結果樂乎否也彼怙其膂力之剛擊刺之技而卷懷無所施之欲學商販逐什一則無以爲資欲飭耜脩鑄槁項隴畝則業違其素吳樂乎否也吾恐其不北走遼西走夏將嘯聚於萑蒲菁莽之墟小者擔囊揭櫃白晝攫金於市大則爲赤眉黃巾私立名號殘偏州下邑而荼毒之始也叛臣而敵國繼也赤子而龍蛇踳躅一興干戈糜沸其吏

民之所殺傷財畜之所剝鹵不可勝紀較課程害寧比七萬人秦養之費而已也琦雖無似辱聞教於君實矣君實誠大賢而天植其性獨好安靜而厭動作與先輩李文靖同趣然事無恒幾體無定局聖人不凝滯而與世推移故炳其幾中其會在愚者亦謂之得乖其幾舛其用在智者亦謂之失故漢之三葉天下瘡痍初愈其治貴無爲而賈誼欲改正朔易服色非更化所急又五餌三表適符中行說所料故絳灌毀之

孝文疏之以興作之無漸也建元元狩之際天下富饒充實其治利有功而韓安國言匈奴鳥竄獸徙不必擊平津亦謂朔方近大漠屯田城守爲重勞非計孝武皆拒而弗從以安靜之入於偷惰也君實德懋望崇蒼生攸寄必進而握鼎鉉攬政柄幸而用於壯歲與時賢接武固收蕭規曹隨之譽播民以寧壹之頌矣萬一別有宰執者先焉勤思乎橫山燕雲而騁鷺乎弁包遠馭其勢必紛更自喜括財以病民君實乃遭

彭北部集卷十

三

三

際衰晚偶承其敝壞不忍斯人之失所頓廢其新而舊典是率如拯溺者不憚淪沒救焚者不惜焦爛則啓異同之爭蓄右袒之忿而諸不逞之候吾聞者將阻撓而齟齬之設若左睨而右盼前衡而後權次第紆徐調停需婉或去其泰甚而存其僅可或躡其軌跡而參以美意則事功匪赫流澤匪殫而容有不快於其心君實其何道以處之此又琦之忠告爲門下先計者如此不但義勇去留一事也

司馬懿龍義勇事見百川學海
時有議散浙兵者故借宋爲喻

擬辛幼安報陳同甫書

同甫推漢高帝唐文皇之治功比之湯武斯固
仲尼賢齊桓仁管仲之指也東周之衰諸夏脫
於左袵繫桓與仲是賴高帝鏟狂秦之苛暴立
約三章與民休息於無爲天下忘其瘡痍之痛
流竄之厄文皇浣隋燬之昏濁貞觀之治藏富
閭閻髣髴刑措其功又倍蓰於漢此二君者引
而進之與三代盛王同堂接席把臂連袂夫奚

彭比部集卷十

五

三百九

不可詎若委巷椎魯之夫籛除戚施之屬混列
九卿三事間冠裳異度作止無儀堪麾斥者乎
乃元晦之評則曰貶抑三代與漢唐不殊嘻過
矣過矣同甫其冤矣禹湯武之聖較之高帝文
皇標格高下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能道之聖
者莫容貶抑下者無藉游揚顧同甫獎既往以
勵方來則恐後之人主雄視高鶩眇二君爲不
足灑欲使之汲汲於治理皇皇於宵旰繇漢唐
以上躋商周而天下被其澤也同甫之言有曰

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而期於適用夫旣謂之銅鐵自不得上比於金銀而均之利用於人功不相掩第所謂攪爲一器云者其言迫而過激滯而匪融非有大紕謬而驟聞者無不惘然以駭故元晦乘而詆之也曩元晦嘗論太極矣有曰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虛而不足爲造化樞紐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品彙根底其言之滯且迫猶吾同甫也故子靜乘而詆之曰孔子贊易言易有太極而已未嘗言無

彭比部集卷十

五

三

極也而亘古迄今太極之宰元化生萬有者渾淪無恙安見其不足爲根柢安見其同一物也又元晦嘗云同甫幸省力勿爲漢唐之君分疏子靜亦云朱丈幸省力勿爲無極二字分疏嘻過矣過矣元晦其寃矣夫立言者各有指而辭不足以害意元晦之意欲明太極之理不屬有無不涉方體非象非幻非空非物爲理之極至而莫加者耳非嘵嘵喋喋爲無極二字分疏也同甫之意欲明聖人可學三代之治可跂不宜

畏聖而疑自薄而歎耳非嘵嘵喋喋爲漢唐之君分疏也今據其遣辭之瑕類借以立異起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能屈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先橫勝心以齟齬其前所以叢起如聚訟也夫禹湯武非絕德也後之人主有能從善如流飲誨若醴拂心逆耳之說虛襟而受之是卽拜昌言之禹也惜峻宇之費減大庖之羞斤斤爲天下守財勿求珍異綺靡是卽卑宮菲食之禹也闢漕輓之渠塞濁河之決豫旱澇之防

彭比部集卷十

五

三三

收灌溉之沃是卽盡力溝洫之禹也湯以祝網好生罪已躬禱求德有能勝殘去殺不忍毒民於死遇災知懼惕焉撤樂避寢弛利已責以禳救之則亦湯而已矣武以建官惟賢脩文偃武稱亶聰明有能招選茂異求之如不及勿興貪贖之師投戈講藝綏厥猷以和天下則亦武而已矣故晞驥之馬卽驥也晞聖之人卽聖也曷爲而高帝文皇不得與湯武竝也元晦不過謂禹湯武意誠心正而身修非二君敢望固

也然必彙數十年講習討論之功豁然於一旦而後遲遲焉學誠正又必彙數十年省察操存之養反躬無玷闕而後遲遲焉釐其政事條其紀綱則民之槁歿溝壑惇倫悃淫者不勝其久矣負處而居南面而蒞者泄泄然而曰吾自治其身之不暇奚暇治天下爲則曠天之工負乘而擁虛器其爲自誤良不細矣滕文爲邦之問孟子但告以井地制產庠序敷教會未及乎天德使於此二者設誠而致行之勿飾貌市名勿

彭比部集卷十

三

三十一

始勤終惰則誠正與脩內外可兼舉也高帝文皇固非純乎誠一乎正者廼身心檢飭要自有在不然何以爲首出之英君又民之哲后而義問無窮也故元晦之品藻準諸聖攝生之梁肉也同甫之附會錄其功扶病之湯液也聞同甫之論人主將曰高帝文皇人許爲漢唐湯武吾而踵唐攝漢師其淑改其慝亦不失爲當日之湯武也譬之懸鵠而立於百步之內凡挾弓矢者靡不調弦淬鏃而赴之矣聞元晦之論人主

將曰三代不可幾真觀西京卑之無足貴今聖
學已晦貞元已漓其聊以萬乘自娛豫烏用殫
心焦慮資談者之雌黃哉譬之引射者側身千
仞之崖足二分垂在外而俯不測之淵且命之
曰不穿楊不名善射則人有慙惶色懼而揮手
謝去矣故曰祗愚鼓懦誘迪中材之術同甫得
之元晦失之也且古憲之通變常少近事之宜
民常多故罷侯置守而郡縣皆天子命吏則察
守令之循者不次擢之而選重使以司其激揚

彭北部集卷十

三

三十三

可法也田不井授而人各自占則限田有規牛
種有給時時賜民田租之半可追也廢鄉舉里
選而收以科目則崇聖真黜百氏別開辟召以
搜巖穴之奇可稽也除荆宮墨劓而重爲大辟
輕爲善楚則師聽平反弗羅織弗巧詆而伸廷
尉之持平可式也兵農不分而守在四夷則任
衛霍趙辛於闔外而豐其犒賚假以事權弗從
中御可鏡也此漢唐制度或無媿于三代者也
昔河汾氏有意于詩書之續余謂仲尼生於周

季故其所錄僅是而止然詩首二南而曹檜西秦亦參廁其中書叙典謨而綴以秦費之誓聖心於小大之善盛衰之故詳矣孺子之歌滄浪至淺近也而妙理涵之兩漢魏晉三唐文人才士之篇什寧無合義於滄浪應響於曹檜者乎漢之詔令溫醇爾雅有藹然惠愛卽大哉王言不是過也其奏疏侃儻瀝肝吐膽而不阿鑿鑿切世務卽幾康知人之謨稼穡艱難之訓不是過也若之何不可續耶此漢唐六籍或可上附于三代者也夫堯舜取善於深山野人而文中子記事纂言鈎摭乎近代孔子志大道思小康而同甫所深嘉溢美在漢唐之君二賢嘉會則人其用心良苦也而誰則知之誰爲聽之盍廣其扎徧示域中博大君子容有桓譚之好子雲者矣

沖谿先生集卷之十一

樵李彭輅子般著

序

唐詩廣調序

詩至晚唐衰矣無論六朝初唐之風神邈不相入卽中唐之意趣亾者已十七盛唐之興象亾者且十九吾不得而妄褒之矣曷爲而緝哉曰緝之者示不廢也離爲別帙慮淄澠朱碧之混也夫晚唐諸子雖不能噉厲橫騁與前之作者

彭北部集卷十一

一

竝驅中原要自不害其爲詩也迨宋人以文爲詩動立議論始不可以爲詩矣是故廢宋而存晚也楊子雲擬作賦之法曰讀賦千篇旣廣其才復叅其變詩之流變不可勝窮也初唐縟矣整矣莊且厚矣不得不化而爲盛唐盛唐雄矣鉅矣渾脫而頓挫矣不得不蛻而爲中唐中唐清矣婉矣肝膽傾露矣其勢又將靡而爲晚唐至於晚而詩之變幻百態殫備觀者如入魚龍角觝之場蓋憤然眩焉故四唐軌轍不同其中

各有醇疵巧拙或出之真率而神脉匪瑩成之
陶鍊而詞條未工雖初盛唐猶或令人恨恨不
滿况晚唐之凡下乎傳曰禮失求諸野又曰與
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諸子罄竭一生精
力僅綴此數語何忍委之覆瓿也楊用脩之言
曰唐人詩如各成一花縱非高品而化工生意
具足噫使其果花也其色與香俱真矣惡用是
剪絲者爲哉黨人意不取博而惜無成名元和
開成間若孟郊劉禹錫白居易元稹李賀溫庭
筠悵籍王建賈島許渾劉滄輩咸以吟咏名於
當世名固不虛立惟言足以成一家斯名也夫
叅伍貴廣師法貴崇語曰法上得中法中得下
篤志騷雅者無亦慎所取舍乎爾

唐詩衍調序

客問於予曰詩至晚唐齷齪囁嚅無復飛揚奮
厲之思奚以衍調之緝爲子既有初唐祖調與
盛之雅中之新不啻足矣衍而續之其贅疣也
哉輅曰晚唐諸作視往撰誠漸凡下猶然詩也

惟宋人造意發論不以興趣爲宗而天下始無詩故宋可廢也晚唐胡可廢也夫文異於詩者何詩摹繪景色託之興寄而歡娛悲悵之情態隱隱寓其中不待顯露直言也直而言之則失玄虛蘊藉之指而爲有韻之文矣晚唐之於玄虛蘊藉不尚存十之四五乎姑蘇黃姬水曰詩貴真而惡僞故如其真雖降而爲元和開成猶之薦紳而效委巷之談俚亦雅也非其真雖進而爲天寶開元神龍武德貞觀猶之市井而擬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

三十一

巖廊之度雅亦俚也此知詩矣昔壽陵之學行於邯鄲也邯鄲不能成而併失故步卒匍匐以返今之山澤野老與閭塾學究輩賦資駑下令之爲錢劉皇甫已難之况王孟高李楊盧沈宋耶予之是編殆爲若人設也且寰海之內學詩者不可勝數菖棗異嗜秦粵殊音安能人人而一之卽高明英偉之士亦有不以世代先後橫於胸臆而惟擇其言之善者矣貞元以下諸君子其翹然著稱者無論也他吟者率雕鏤艱苦

童習而白顛其間豈無一篇半簡足愛而傳者
予憫其用心故寧過而存之

錢臨江集序

余髫髮辭劔負卽知海上有東畚錢先生者則
起家開先人也先生以閎學邃源傳其子永州
守芹儀部郎萱暨從子給事中薇竝輝曄爲時
聞人而少子齋藜相繼舒翹吐穎載世美而起
均所謂鳳毛也先生以戊辰進士宰盱眙當劇
盜劉七擬驅衆度淮先生畫策效歿守後爲南

彭比部集卷十一

四

三十七

曹郎事

武宗上回鑾之疏天下欽其剴直已

而守臨江惠政貽蹟甚夥民到于今思之夫何
以功能召嫉則思南之命下而懸車請老矣先
生有意于風騷述作之業在郎署蔚然著稱晚
而遵晦家園益鬯其蘊於觚槩所著寢富積以
成帙一日齋手遺草見示語余曰齋懼先君子
之盛懿湮泯無傳子曷爲我序而傳之余自解
褐得交于永州君且誦法先生之所結撰甚深
迺不謝而引其盲瞶云竊窺先生之文溫潤而

粟槩類韓歐而體莊意讜中苞時用闡學推政
依孝准忠昌黎子所稱藹如者幾是乎乃其詩
春容馴雅句每天成彬彬乎入唐人閫奧而上
窺魏晉之間矣然文之規裁粲粲披之易曉茲
可無眇論第論其詩詩固虛虛玄玄物也意興
託之乎言而風翩影閃言不能罄又音殊節異
人自爲家頃者詩學充衍瀾匝字內逃陬鄙社
競述唐與六代各耀已之長而訾其所不學堅
白矛盾孰知烏之雌雄余恐知先生者之希也

彭比部集卷十一

五

三頁二

老子曰知我希則貴矣先生旣以唐爲歸宿大
較得之少陵彼膚學淺目一泥百廢不知作者
用心自有門庭杼軸不涉孟浪也矧詩之道浩
浩淵哉譬之溟渤無窮群而飲者纔取其涓勺
惡得以同乎已者爲是而異已者之遽非耶仰
而邇之國風小雅古瑟之音莖露之味漢所遺
也漢樂府鏡歌適詞壯節古選不琢而文顯易
而遠晉宋所乏也晉宋之澹洽齊梁所捐也齊
梁之婉逸唐初所亾也麟德神龍風神之俊天

寶大曆易以飛動而凡開元天寶意象之渾建
中元和移以傾露而弱大曆建中思致之澈會
昌咸通更以鍛削而靡大都後之視前技巧日
益前之視後渾沌漸銷壽陵之步非復邯鄲故
跡而醇疵高下諸種亦各有之登壇之士安所
置取舍其間鄙意則謂詩之原昉於喜之歌嗚
悲之呻號怨之愬憤思之寄愴故惟出諸性情
而剖瀝肝腑使人聞之而颯颯融融感動者爲
真不爾卽橫厲高騁爲唐初爲盛唐爲六朝猶
然無益也而况乎其不果肖也先生之詩多鏗
性情之發志抒之而後言言永之而比節其固
近真也已夫以性情入景色則景色皆性情以
麤彩輔氣骨則氣骨皆麤彩故脩辭之矩難朴
而易華賤巧而貴拙以愚所明叅先生當日之
指何敢必之懸符要不至爲郢人之譚燕書焉
耳

牛塢志序

鐘山巋突分脉自長干迤南奔逸數里結爲牛

塢吾師西虹司馬公規墓其間自爲撰志彙篇
凡九曰山勢則鬱葱佳哉山谷窈窕其生氣所
融聚稱棲雉之吉壤耶曰先墓則封之樹之宰
如鬲如歛魂魄愴霜露於斯拓靈肇源遠矣哉
曰壽藏則爲計也早其自視也曠根附枝着不
遠於先人其終慕之意乎曰居址則茨簷土垣
不丹不牖稱其山居也曰風景則杉檜蔭映水
流琤琤朝暎晚靄細縕變幻是天然名勝也曰
花木則知畦叟之善樹藝也曰禾稼則知沃疇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七

三百五十一

之所獲倍也曰藝文則瑤華之撰堅珉之勒彰
隱播休信藏家琬琰哉曰叙志則杼義紀實井
然眉列煥乎綜矣予乃憮然憑几感額而不怡
者久之則於吾師生平重有感也夫以師之完
養其才雄其識遠剽煩批郤無施不可而乃官
不展其才用不究其識也懸車累稔壯隨年往
然精力矯矯猶足外當一面內寄筦鑰蓋天實
憇遺之而人何爲其莫知子也且世所謂薦紳
先生者當其謝位就闕非刀錐是營則日市便

利田宅自廣此以有盡之生騁無涯之慾昧然大愚也而號爲達生者笑之于是以園池相誇敵伎相賞結戀乎花石恣涵乎晏游如平泉金谷外役于物忘我歸根矯以爲自適者也而長顧遠慮者笑之于是崇塋師之瞽誕買山鑿源斬以鬼福雲仍獨不見夫衛靈之銘夏嬰之冢乎皆定之冥默非私智所營也嘗讀景純塋經似非晉乎而况識記俚鄙與俗師之諛妄哉何其勞心而寡益也牛塢之志又非向所謂達生

彭比部集卷十一

八

三

遠慮者可同日語矣明乎終始之故故善後而遠圖鑒乎應卒之簡故前期而能豫敦乎永言之思故十阡而就禰安乎止足之分故靜泊而無營嗟嗟乎丈夫壯有四方之志退而保首領見先人地下亦云無愧矣孰駕靡駐孰寄無歸而胡凶事之諱迥吉逆凶影形象類而胡後福之微優乎游乎其順受而委脫乎以夢覺爲一條以萬物爲一貫以此忘世以此長年生而撫乎白雲化而偃乎青山斯牛塢之所以爲得也

三過堂詩序

吾郡城西望陡門二里而近有本覺寺在莽蒼
中古之幡幢盛剎也寺有堂顏曰三過則蘇長
公以僧文及故也文及者峨眉產也善屬文而
緇臘高長公睠念鄉曲乘往來道維稍河下過
而訪焉一過再過而老且病三過而溘然但化
皆見之詩堂用是名而歷年五百至于今者也
先輩來遊輒吟咏授僧藏之冀與長公竝久豈
非樵李大名勝哉堂久漸圯詩碣蕪蘚雖長公

彭比部集卷十一

九

三百九

畱懿不與俱亾亦吾鄉棄蓁英舊之媿歲壬午
無錫龔侯來守吾郡嘗入寺登堂有懷前詰遂
易椽桷築墉堵而塗暨之復創室堂後肖長公
像而歲時薦焉侯故善詩因次其原韻三作新
聲高唱四遠于喁踵綴不絕於是長公若儼然
更生與侯及諸彥賡答此堂也此堂無高級可
攀遠塵可庶宜俗吏之窘縛簿書沾沾幹局自
喜者動念所不及而侯顧及之乃知循良之外
別自有風流幹局耳且長公負氣軒舉往往以

詩含諷刺故使惠卿李定舒直輩傾擠不遺餘力彼么麼儉險者詎知公閱世之後足跡所至短翰所畱令人嚮往欽企至此輅骹體寡諧早齡引謝每讀身後牛衣之什與赤壁兩賦未嘗不傷世路之孔艱爲之扼腕歎歎而太息也僧圓意者以詩編索序輅老棄筆研結跌却掃於此則有不能忘言者

李珠山詩序

杭詩人稱高尚棲伏者故有沈青門李珠山云

彭比部集卷十一

十一

三百九

往余遇青門南都交相善讀其詩奇之則青門數爲余稱珠山子奇後余挂冠歸嘉靖辛酉以遊睡來杭同年馬松里銀臺招集社中六人飲余三茅觀望江潮爲賦珠山與焉時八月十七日也明日余觴諸君子更分賦乃珠山行唵叢簿間竟以破心壓倒我輩始知青門語珠山奇不誣也又數年入杭再謁珠山見其子懷曰進士燁燁有鳳毛以阿戎姝勝調笑而別歲壬午余更問湖上舊盟過珠山之廬則進士君先已

化去爲憮然惋惜者久之而珠山則以東門吳
自許非曠脫者不能也因問珠山近所著撰出
閩中湖上二編亟讀數首有當於心卽爲飛筆
評點欲令以神秘示人使知作者思苦工良勿
湯湯讀也夫聲詩之在宇宙無論金門石樾田
農閨婦意有所觸卽矢口肝臆麤者爲譎雅者
爲詩本無青紫祿利可歆詭而世有耽嗜至廢
寢食似有不得不詩者在第學解師承以盲拊
象陽慕唐調實昧所以爲唐此後來詩道如鷄

彭比部集卷十一

十一

三百七十六

起螢息不得與神龍儀鳳後先協響也珠山子
達襟虛抱條然象表其詩一以興象爲宗而精
瑩過之大都篇多渾融句多藻緻而爽飭滿前
浮切俱化自公家青蓮已下至于義山往往體
相軋而格相競也珠山律唐其優孟之叔敖也
乎余故里耳媿乏音鑿以愛珠山詩故不俟君
之我請而輒叙其端使青門而在必將以余言
自證曰我知珠山不在彭子殿後也

項山人子瞻者以八十老歿其所刻詩雖有他
名公序余謂序詩如寫照必與其人久處然其
顰笑喜愠眉髮面龐神在我手然後付之筆端
自有不似之似假令貌人於半面卽巧繪乎所
謂似形而神則遠矣余習子瞻頗知其詩暇日
別選而梓之爲之序曰子瞻集中自六朝初盛
唐逮錢劉之調無不叅具晚唐之爛然著轂者
間或有焉要之自爲子瞻詩成一家言矣余嘗
憶與子瞻共題余率矢口自娛吟訖付覆篋而

彭北部集卷十一

十一

子瞻燃髭苦心洗琢期於藻瑩始出相示余每
歎以爲不及也且余知子瞻詩不獨以詩蓋以
諸子瞻之平生子瞻於經史辭籍禪家梵典無
所不讀而文選徐庾諸俊之什尤所酣濡者少
以帖括擅場似可再手一第顧試輒不收置弗
更業日召客豪飲家用益落晚赴公車官上林
非其好也棄去歸結茆南湖之渙數往來僧寺
間惟韻人之落魄寄食藥囊坐隱者與偕故其
爲詩樂

山林之幽趣多也况詩者

人爲公

居其品性質既殊音節自異

肝腸肺腑寓焉假令曳組綬而語欲涉乎江湖
披敝緼而體欲標乎臺閣是之謂矯顧真者流
形盎然自吐卒亦不能矯也夫爽語擊目密揆
刺精愁苦易工歡愉難好葦木震蕩衆庶聆之
而悅絲竹嬰眇惟遂於音者賞之故自奇視平
者忽以拙度工者昧郢人之書待郢人而說燕
人雖玄鑿曷盡焉且詩昉於謠采

彭比部集卷十一

十三

恢恢乎博哉難以拘方而議卽如二卷之卷耳

喬木江沱多露標梅草蟲其節春以雍叩廊之
栢舟終風城漕采非其衷怨以憶秦之小戎無
衣蒹葭黃鳥其氣悍以直衛之定中淇澳其義
闕以微邠之七月東山其緒繁以委仲尼不能
強之而一也二雅之變者其人遭讒念亂賦役
羈旅大都發幽憤惋抑之詞而騷之哀愴繇此
而興仲尼不

就子貽

年

南之柔婉不過藝家一體耳迺遽橐鞬中原持其技赤幟天下以率寰區文墨之衆則過矣錢起首變開元天寶之格俾後之作者日趨卑下而摩詰愛之王楊廬駱未脫梁陳輕艷而杜甫尊之黃魯直詰屈澁晦較蘇之流暢迥別而文忠譽之使後有右丞子美長公其人必於子瞻有愛而尊之譽之者矣有慕子瞻者

彭北部集卷十一

十四

子瞻之貌幸求之於神余語之曰入子瞻之神則詩焉在耳今爲子一叙列其爲人將髮髯見之

冬谿上人集序

冬谿上人澤禪習精嚴寺歲臘僅餘六旬偶病足不良行迺手其稿哀列之釐爲篇內外而委序於余余媿非東林捉麈手敢爲名宿作序得無爲支遠輩

讀上人

宗乘中語察其研討去攝亦

才藝早爲人知不得自晦則以春華易睹秋實
難知也上人自髫齡鬢落卽意樂禪味志在叅
方於是挈瓶荷錫浮舜江馳鄮嶺禮育王舍利
登天台赤城絕頂還入西天目憇獅子巖卒無
有能爲啓導者歎曰枉破鐵草鞋不見同心侶
吾宗其衰夫歸未幾值法舟濟公開席天寧之
禪院乃巾侍入室薰摩且久一日去舟舉龍潭

彭比部集卷十一

十五

然天皇語至何處不指示心要不覺蓄擬都訓
盡契五宗之指而獨喜臨濟以爲機用良拔引
接學人一日千里也上人所得旣如此而深自
韜秘不肯高座說法聊持其楮墨餘緒間出酬
世先是嘉有谷泉玉芝西洲三開士同時以善
詩鳴上人日與徘徊唱和上下其論議古體上
追漢魏而律一以初盛唐爲準晚乃旁溢稍稍
及於錢劉皇甫諸調甘

空而握空瑩之性以攝萬有何所不善故內典
之言自豸繫謨詰魯論而下澆濫明達靡過於
斯文是本不廢言語文字也託於禪者枯坐晦
默自文彼不學之僞荒鄙何甚也學苟知道則
終日語言文字未嘗語言文字也何累於性乎
元之時三隱笑隱以文學受知於虞學士 國
初見心楚石季潭亦以方袍游朝著間今其詞
具在由上人視之不啻衙官廝役之矣上人行

彭北部集卷十一

六

三百五

履之槩世共稔之至其禪脩之邃惟項子少岳
嚴子少渠暨余輅與朝夕親好始克知之然余
等三四人所知乃其不可傳與其人俱孱竝往
者也其著撰可傳者鏤梓而傳諸四方將有擊
節企羨合契同好如余三四人者

涂氏族譜序

譜系之載其來尚矣古者天子有帝繫諸侯有
世本以紀厥氏族故司馬遷者出得採其故實
以循帝紀創世家嗣是曠史職廢尚猶立圖譜

局置郎令史以掌之考定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藏之秘閣副在左只是故生於其時者本支可得而研昭穆可得而辨親疎可得而叙也厥後官藉散佚則譜系之學湮滅無傳而家乘所存亦千百之什一矣其究厥原始族屬分離極之仁孝衰倫彛斃甚哉譜之不可以已也涂氏族譜今東萍涂子之所編紀也涂姓自南唐時有諱廩者任南昌尉遂家於撫州之宜黃迺後有諱清甫者宋高宗時任隆興路教授遂家於南昌之小潭小潭之涂舊固有譜遭元季擾攘燬于兵燹其詳已不可得聞矣人或言涂族之在江右者有若宜黃有若豐城有若新建之橫崗雖蔓衍而共一宗系然以舊譜之亾莫可覈正故闕而弗著也竺山史曰予茲觀於涂譜之作而識其可信以傳矣迺東萍子亦猶有古之意也夫譜也者所以溯源明世述往緒而貽來服也是故尊祖之標著焉立宗之議稽焉合族之訓興焉廟則有薦墓則有展喜則有慶哀則

有啗飲食饗燕則有聚故漁者以類辨者以睦
侏者以敦繫之而寢一遠之而寢密百世一日
也百億其彙一人之身也故譜之義大矣是淳
古之遺而禮義倫彞之所繇弗墜也是故患其
弗核不在誇詡患其弗邇不在遐邇患其弗闕
疑不在附會蓋昔者山東尚婚媪江左尚人物
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率諸以地望相高而
譜學大壞夫飭名潤行要之以人靡以貴顯卽
神聖之胄怠而弗紹則隳其家嚴茲譜也弗斲

祖於前聞人則幾乎核矣孔子作春秋爲之編
年紀月與日及叙尙書則以祀縣代述不復致
詳予讀宋人諸譜往往詳所自出有遠胄之謬
乃東萍子推厥祖始則斷自南昌尉焉斤斤乎
其邇之也又焉所事茫昧無稽之世哉夫夏殷
之後爲褒費杞繪辛冥來宋目夷比般各十餘
姓載桓之族爲華氏向氏此言派別則流分欲
漸而析之也矧諸涂之殊區異壤久矣所傳疑
者乎闕之是也余故曰涂之譜可信以傳矣夫

信則不誣不誣則承之祖而尊立之宗而敬綴之族而合故可以風仁孝而訓于爾後之人矣次其說以貽之

姚穀庵崇祀錄序

吾嘉先輩履華陟要者相望若綴文之才駿發閎麗如穀庵姚先生其鮮哉余嘗高先生不獨以其辭也覽進退之際洒然有異焉往先生爲侍御蓋持節按淮揚鹽鹽者厚利而淮揚又鉅奸宿蠹之藪先生持法不撓且數上疏大忤權

貴人權貴人中之禍遂謫先生然使稍自戢抑將旋起貶所大位可立俟也乃先生蓄意不伸輒拂衣去非夫志操皜然不可污哉神龍不可醢以莫羈之孔鸞不可弋以莫飼之故烈已之士淵慮而逃睹仰祿之夫忍垢而乾沒厥指懸矣先生於詩燁燁其辭翩翩其思第局於時好未暇純則唐軌遡洄六代以前也然押闕自恣足以模物象寫性靈又其胸中之奇糾結湔涌見緒於行草繪畫皆卓入能品余嘗謂宦業文

字勢不兼有權之亦足相埒敵世人狃近驚利
往往索瘢摘疵以擯詘文士詎知玄造之元精
河嶽之晶彩匪文曷宣百年霍忽身逝而名流
在此不在彼也以先生之才賢生旣坎軻之矣
沒胡可以不視學憲范公牧伯侯公二君子之
與斯舉也甚歟雖非專宇特薦日而月之而僅
分諸賢一豆卽公道固章徹不湮矣先生曾孫
其身之鶉結履敝不是恤而力梓先生遺文
皇欲闡播其先美嘻是其有祖之風

彭比部集卷十一

十一

三百七

煙雨樓志後序

煙雨樓志旣成或曰斯樓也藉土一坏結屋數
楹耳奚以志爲夫嘉江南名郡雖物力殫詘而
金繪稅稻之賦忝司農供王府者浩穰踰他方
頃者經術道藝之彥雲蒸鶩變致身卿孤載筆
石渠天祿者彬彬鴈行海內以文獻歸之嘉顧
其地則乏靈山上游之奇瓌璋峻迥之觀獨鴛
鴦馬場二湖枕艸縈帶洋洋澤國故昔人以煙
雨名樓置之湖心地肺爰備壯觀談者謂嘉之

有斯樓是爲子都毛嬙潤眉髮而華衣履陳帷
帳而置棊筑也柰爲胡元所燬至嘉靖己酉始
有訪厥遺址累土成一洲嶼復建樓於上而仍
其故名者曾未幾會海寇震蕩矛槩瘡痍不暇
議樽俎攬眺樓用漸圯而洲莽滋蔓無能副名
勝而騁遐矚也萬曆癸未郡守龔公爲捐俸葺
新之重階朱闌室稍丹雘剪蕪薙榛環植桃柿
而召僧秉其鑰樓陰復營一磯長數武廣半倍
之手作釣鰲磯三大書勒石置磯下蓋以任公

彭北都集卷十一

三

三

子幾郡文彥也已郡得大魁適叶期識於是青
簾白舫翠袖黃衫醉壺觴而鬪笙管者紛紛纒
纒踵趾不絕一游一娛盡入騷咏好事者遂東
以爲志付其藉於掌故俾其守而傳借使闕逸
而弗載載而匪文不幾泯由拳語兒間一勝槩
而隱賢大夫惠我人之德美也乎夫金焦之臺
觀俯憑天塹武昌之黃鶴望極晴川巴陵之岳
陽吞吐洞庭雲夢以斯樓擬之誠不敢抗顏爭
雄長然在水中中央律岷南浦勢入冥漢縹緲虛

無方其春水盛蒲不見兩涯烟樹周遭雲霞蔚
起綺縠千頃羲景倒懸島笛悠揚菱歌擘緩文
魚踊於波際高鳥騫於層旻闌闔匹乎五陵吳
越折其兩戒亦足以縱寥廓之觀而舒條然之
思矣况北有胥山乃子胥秣馬膠弓圖越之地
也此二湖者范蠡功成遠引扁舟往來浮泛者
也真如塔影卽裴休悟後所捨之宅也瀕湖市
橋曰宣公者陸敬輿風猷聲烈令人至今景企
者也俛仰宇宙有流波陳迹蕭條千古之慨微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

三十一

斯樓孰與發之且地繇人勝景與襟期故同構
異蹟同賞異情吾嘉當孔道京省衣冠輶傳雲
擁公間與其賢豪契好觴咏樓中因之采謠問
俗而謀諸野則斯樓之得公猶西湖之于瞻虎
丘之應物豐樂醉翁之永叔其爲斯樓重承永
也輅歸田以樓而詩者幾且成帙然無崔灑杜
甫語內愧之茲序志之末簡異邦有閱志者將
諒彭生非侈言哉而猶然菽菹中見解也

縣之有志縣之史也孔子欲觀道夏殷而傷杞
宋無徵病在文獻之闕也故文獻者前聞之要
也然父老有時凋謝罔從究質而典籍所紀匱
而貽之與日月竝遠文之用尤急矣南陵舊有
縣而無志志之脩於嘉靖甲午也肇自錢令而
其體則甚畧也迄今五十餘年下所患苦上所
沿革日非其故此而弗紀將悵悵乎何稽於是
某不揆禱昧與邑之君子共圖之而新志遂成
序曰夫南陵本古揚州之域歷吳越楚三國秦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

三

創名陵陽縣隸之鄆郡西漢改爲春穀隸之宜
城已而春穀改陽穀又改南陵而縣名始定其
所隸之郡號逐祚更割裂牽併轉徙弗一唐宋
時爲望邑 皇明之興其人不煩兵旅景德內
附隸之寧國而寧國者南畿股肱輔郡豐芭鎬
雍卜之區也生於斯吏於斯而昧厥攸自可乎
故首志建置焉斗牛當吳地會稽之分野隋志
云天官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
在丑吳越得其分蓋指禹貢之淮海維揚也故

漢之熒惑入南斗而丹陽盜起魏之白氣出南
斗側其長竟天而母丘儉有討貳之師晉之日
食在昴至斗牛而蘇峻背叛兵鬪丹陽間事作
於下象著於上渾天之占契應不舛故星野次
焉四鄰之封獨宣城蕪湖以河分界不交壤南
陵他則犬牙參錯唇齒採互狡匿豪據告許紛
拏余嘗身自勘步立石兩界而田在繁昌銅陵
涇縣相規避者悉會而還諸我彼疆旣清此境
自別析圖剖都漿如布局故疆域次焉民社之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

三

設形勝是依山從九華翔舞而來而工山之截
然萃律者先受之繇是群山合沓四面繚繞其
俛侍者若子姓拱揖者若賓朋附麗盤旋者若
族黨昆仲而籍山陂陀夷衍形止勢聚爲縣宸
座其川則引龍水十餘道滔滔汨汨或合或離
滙爲縣南明堂而競驚岐出者爲溪湖澗洞無
慮數十縈紆垣之內外鍾美而疏惡蓋山水之
交稱隩壤矣余於籍山移樓藝樹以培風氣濬
其明堂淤滓而營石梁於東偏以緩眾流之奔

趨故山川次焉民間俗習淳樸務本抑末澹於
自奉士者好學問婦女耻踰閭闔大較美矣間
有乘一朝之忿不戒終訟信信喜爭婿娶論財
不純以禮徼福媚神聽於巫覡此其未易變者
余諮諏而病其所染爰製砭俗一書因儉示禮
提耳而家諭之故風俗次焉食土之毛方物各
異南陵所產不過稻果蔬藥竹木藤麻布苧之
屬而已非有鹽筴之積鐵冶之饒蹲鴟之沃也
又非有千金富賈重裝巨艦之集也而坊里之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五

三

役每不勝任曩者授田不均而責之倚辦田多
艱於歛田寡瘁於供實兩病之余爲均其田數
贏縮相權肥瘠相肖接籍以責主者不勞而無
偏重長短之故又蠲役者浮費而刪減甲總弗
得屏伏村墟以武俠犯禁爲姦利故物產與坊
里次焉黃冊之造而丈量行也計其丁得八千
有奇計其田得五十七萬九千有奇吾民於藝
征恒賦固黽勉樂輸矣而額外冗需部下之郡
郡下之縣剝膚椎髓其何以堪余乃事制曲裁

調劑利便者大半終不遺餘力而釀厝火薪下
之虞第恨未能銷去之耳故戶口田賦次焉徽
寧池控上游其水建瓴而下注於南陵經蕪湖
而入於江蕪湖濱江下流易洩故南陵獨蒙其
害余廻行視地勢築治圩埧二百餘所仍陂塘
之濬增石堰之坊蓋外埧立而水來有所禦私
圩罷而水去無所壅又懼其橫潰吞齧而成積
易敗也復酌歲歲脩補之法勒爲規則鍤之梓
而付專委之員儻吾民不憚暫勞而脩於未崩

彭比部集卷十一

五

三

補於未壞則永有秋矣故水利次焉君子所恃
以併懾者居室也草茭則陋華賁則靡今縣治
有廳廨吏人有房舍行部有院館雜職有位署
租譙有亭榭關吭有城墉而城之堅完也臺榭
堞而俯池濠犢劇不逞之渠覘之色沮之數者
於以庇身居正陳事圖謨乞言締欵植險制暴
匪過飾觀美也縱有新構亦無華焉故繫之以
官次倉之有預備也待凶荒也有水次也待兌
運也有社倉也待補助也穀陳而糜腐役於倉

者賠償不訾併其家殉之尚未足也余蓋扼腕
太息爲之上請出倉穀餘羨畀里胥徧貸里中
薄其息之入而收之以當所耗庶其鮮累也已
故繫之以倉儲夫士何養乎養於學也士之學
工之肆也今至聖則廟師生則塾樞躋則堂溫
肄則齋藏書則度贍匱則田相與盤辟乎簠簋
之容旦夕乎絃誦之業鼓篋萃止者斌斌濟濟
矣余又從諸生之願訂堪輿之說聳筆峰於巽
鎖硯泉於離席旺氣於兌枕山阜於坎氣象郁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七

三百三

乎煥哉不啻科目奮起上叶斗間三魁而吉地
之興聞人必有追仲野匹王曾者出爲門牆生
色也故繫之以學校明神之靈爽而鑒赫者宮
之墀之而牲帛烝禴之豪賢之以忠以勲以義
以文者血食千齡秩於祀典薰蒿灌鬯愀然降
之浮屠老氏之廬凌波曳虹之杠其教虐玄其
用率履譬人身之有眉髮周行之有杖屨也故
繫之以祠祀寺觀橋梁所謂故國者必有先古
之遺焉丹井龍湫仙真所憑靈物所窟其來遯

矣甘羅李白令狐徐元功之蹤一時遊息神興
形偕者僅畱如綫其幸不泯滅澌盡乎籍山之
址石魚之洲湮久而復彰胥有裨於上下胡得
無載也子不語怪而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寶鼎
金券白兔紫玉等種種符瑞嘏慶隨之與夫奄
寂之詭幻者冢廟之耀奇者錄之亦足以廣異
聞故繫之以古蹟雜志令長佩章紱統百務蒼
黔之安危愉感懸諸其躬丞簿尉毗而佐之群
有司雜職布列祗事之皆仰祿公家一或尸素

彭比部集卷十一

元

則談者滄滄以爲譏緇惟臯比疑於吏隱當其
爲師必嚴肅而人知敬學莫之褻也故繫之以
官師而述其姓氏令丞之循良有治狀者去而
人思之於梁得陳文徹以兵屯丹陽而仗鉞赴
臺城之援唐自崔陵而下凡三人宋凡二人元
僅一丞曰趙時賞者與文天祥共事者也明自
梅鼎而下凡七人而學博惟二人夫元以前相
鉅迢邈無惑乎名之翳如近世耳目相接一何
寥寥闕泐也豈卓犖絕倫抗拔群彥之表而人

始頌慕無窮歟吾以其傳者之希惜夫善者不
盡傳也故繫之以循吏計偕賓興招選之正途
苞菁竹箭豫章梗楠之材網羅且盡不涉其途
卽謀畧如鷓冠鬼谷讜諤如長孺王嘉經術如
毛萇鞅固博洽如楊雄鄭玄無以刷羽而奮跡
故繫之以選舉地以人重故魯多君子推爲望
國秦無人焉僻在戎翟而諸夏擯之人之賢淑
者條其品第爲鄉獻宦業孝友忠節文苑武烈
貞婦逸民夫鄉獻之視身致主其樹立也懋矣

彭比部集卷十一

五

三

宦業之展采敷歷其惠濟也弘矣孝友之篤斐
天彛其砥行也粹矣忠節之慷慨撓難其履蹇
也順矣文苑則謳吟遣適摘揆斧藻之蔚也武
烈則干將捍衛戡亂禦侮之猛也貞婦則矢歿
靡他寒氷凜霜之介也逸民則高蹈不辱遂壑
人己徂其精不與人俱往志而佚若人也焉用
志爲也故繫之以人物士有栖栖羈旅弗獲返
其鄉閭者有抱四方之志擇勝而遠來卜居者

苟其英標逸韻流而彌芬則固他邦之雋而吾
土之光威鳳之儀而景星之見也志而外若人
也焉用志爲也故繫之以流寓文章小技道之
眇也然古之立言者與功德同乎不朽孔子云
天之未喪斯文也不曰道而曰文文非道曷以
本道非文曷以明哉頃者金馬石渠之庭靈泮
觚榦之囿才士蠡涌肩比踵躡其誰能廢文况
文有爲其地與人而作者非空言比與其過而
廢寧過而存故繫之以藝文終焉客謂某曰南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

三十四

陵最爾束於一隅志之著撰微也何敢言紹明
世本春秋哉惟是舉要而綜凡削竅而崇質昭
往詔來前者有以徵後者有以鏡其事則一邑
之故其文則史乘之筆其義則裁正於得失之
林詳而匪蔓信而不誣則可謂云爾某曰志也
者志也志成而諸君子殆重有勞夫亦言其志
也而簿書俗吏如某者三載濫竽瞿瞿汲汲心
神之所劖畫教令之所登厝藉以逭於罪戾者
亦於茲乎寄覽睹者容有採焉是諸君子之有

榮施於予也故謹摭梗槩而申言之

龔毅所詩集序

詩入 國朝自何李準唐躡古洗俗歸雅其後海內能言之士率奮然自許以爲握珠韞璧也然而游於比興之彀中美愛而傳者實鮮焉若毅所公之作彬彬質有其文當曠代之下存其遺聲其美而愛者哉公家無錫迺無錫之人多嗜吟解人顧者而公於郡見稱爲善鳴公之宦南都也南都曹務優暇自九列臺省部寺諸郎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十一

三百五

及青衿袒褐四方士以客來金陵者每歲篇什不可勝紀而人人推許無間識不識咸知有毅所毅所云公間以集示予謹受而卒業大抵公五七言之暢整似劉長卿錢起五言絕之超遠似王維七言絕之亢爽似皇甫昆仲歌行之適壯奇峭似高適岑參然暢整也超遠也亢爽也適壯而奇峭也猶知以毅所而爲諸公也至五言古選之似韋也則不知毅所之爲蘓州抑不知蘓州之爲毅所矣蓋五言古選視三百篇性

情爲近卽唐人亦罕臻閩奧而蘇州宗乘獨立
彭澤故沖淡渾朴斤削綺靡其陳事抒情一寫
目前覽觀與惊抱之真而風容色澤不雕而備
故公前令嘉興時欲取陶韋二集刻之縣齋廣
貽同好無何以憂行弗果蓋公之醉心於韋久
矣夫詩非徒言也括群情之變苞物理之贖故
可興可觀而授之以政斯達古者登高能賦可
爲大夫謂其與政通也右丞少籍禁近員外爲
郎久之未施於政事若高岑輩俱敷歷中外所

彭比部集卷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至治狀可表非憤憤後人者今公守吾嘉節冗
汰苛一意惠利凡有注厝民賴以懷故誦公之
詩知公出政觀公之政識公爲人退之謂仁義
而言藹如公有焉檇李故蘇屬也昔韋之刺蘇
也安靜不擾燕寢清香而已而禮遇隱君文士
數徵會追隨賡唱往復班班見韋集中公之風
采韻度大類於韋故其詩與韋同調有以哉

